

编辑手记

《敦煌繁露》
润泽心灵

□王淑丽

每次雾霭天,或心情不好的时候,我就——
双手合十,就合拢四方安静;
黑黑的脸,刚游出黑夜的鱼。
双手合十,身后红墙
就如一袭袈裟,披在你身上,
心也空,风也静。

这就是王以培的诗集《敦煌繁露》开篇,编辑这个系列诗集,我仿佛置身于敦煌,接受了滴滴繁露的滋润和洗礼。

诗歌就有这么强大的力量,我信了。就像我看诗人人王以培先生,身边真的还有这样的人,长期以来,不被世俗尘埃沾染,待人接物,温润如玉。起初,我只是觉得这是个善良人;后来我才意识到,只有玉才通灵,只有通灵者,才是真正诗人。

认识王以培是很久以前的事了,当时歌手刘欢要出资帮助一个好朋友出诗集,这个人就是王以培,但与他的朋友不同的是,这个人,一直没有为大众所熟知,正如王以培在《敦煌繁露》中所说——

细密的波纹我不敢碰,我知道其中
藏着我不认识的字,和我一样混沌。
我在写作中渐渐变成了不知什么字,
如长江中的鱼,从不知道自己的名字。

这些年来,王以培写了两个系列作品:一是去长江三峡采风创作,出版了“长江边的古镇”系列作品,一共5部;再者就是创作并完成了“敦煌繁露”系列诗集,在我手里编辑出版的就有《荒凉石窟·醉舟》《敦煌繁露》《立体几何》,另有两部诗集已经交到我手里。

敦煌壁画,我也非常喜欢。但王以培通过他的敦煌记忆,在敦煌画册边写出了一系列诗作。他告诉我,他买了好些敦煌画册,几乎全写完了,有些画册,在上面写了又写。王以培坦言,这些文字都是从自己的心底溢出,干干净净。我也这样相信。比如,《荒凉石窟》中的这首《归正》:

你们扭曲的面孔渐渐归正,心态放平。
微风拨琴,菩萨念经,你可听见
来自荒漠的声音:有一种冰冷来自纯洁,
有一朵轻云来自深渊,有一种庄严来自苦难。

的确,王以培的作品中,字里行间,都透露出这种纯洁与庄严。我想,这种精神品质正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精髓,也正是当代文学需要强调的。

与我们熟悉的大多数作家诗人不同,王以培总是独来独往,几乎从不参加什么文学活动,也不属于任何一个流派。他总是自成一体,从江河大地或敦煌石窟中取暖并汲取灵感。

我曾经近距离见过王以培的诗歌创作,面对一个人、一幅画,或一个主题,总是一挥而就,诗意饱满。但熟悉他的人已经可以为常,不足为怪;用王以培自己的话说:“我一辈子只做这一件事,自然会做得好一点。”

而现在诗人又是怎样一种生命和生活状态呢?王以培悄悄告诉我:他现在依然每天清晨沐浴更衣,然后打开敦煌画册,像举行仪式一样,“进入石窟”,开始创作。每天少则三五首,最多的时候,在飞机舱里或深夜船头,有时一夜加一个早晨,可以一气呵成,写作二三十首,连他自己也感觉不可思议。

比如今年夏天,他刚从加拿大旅行回来,坐在机舱里就感觉坐在石窟中,石窟在天上飞,窗外遍布经书云海,他将要出版的诗集《藏经洞》开篇就是在飞机上“听写”完成:

沉降的沙山眼看就要在途中遇见海
披着盖头的小姑娘
从红顶下的船舱里探出头来
你问岩石里何以扬帆
沙海何以波动变幻莫测的一切?
我说空中荒芜
先辈早已确立敦煌我们的家园
洞中珍藏的一切看似损毁失散
殊不知,鸟儿正衔着每一颗沙砾
所含的每一个汉字跃入九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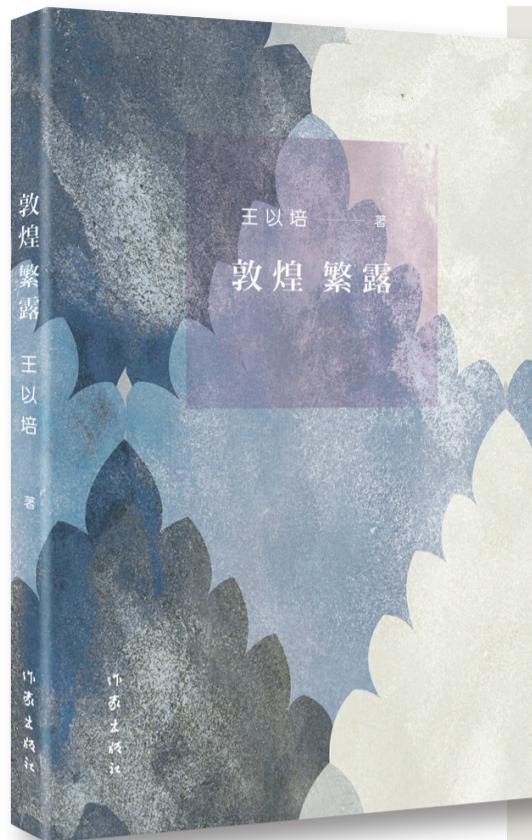
而作为《兰波作品全集》译者,王以培还有一种独创的“翻译理论”,即“翻译”敦煌壁画,以及毕加索、夏加尔的画。他说:“藏经洞暗藏的经书偶尔被云海翻开,译成静夜。海在云层之下检阅我的旅途;游轮灯火,船头冰川,在目光里消散……山把经文译成褶皱,云把经文译成棉田,荒野把经文译成仙人掌,我把经书译成你,你走在大街上,让太阳纹身……”

王以培说话常和诗歌一样,我想,他一直生活在诗歌里,没有出来过,这样好吗?其实,我在心里还是有些为他担心的,但有一点我很清楚,这样对诗歌好。

记得王以培还翻译过《小王子》,写过一篇题为《破译小王子“密码”的文章,我现在编辑出版其诗集《敦煌繁露》,也试图来破译一下“诗人密码”。

我问他为何选择“三峡”与“敦煌”这两个系列主题?他说:“因为这两处都是民族文化的伤心地。我似乎听见了祖先的召唤,要让它们变成福地。”

我想,或许这就是诗人“密码”,“敦煌繁露”的来历。



敦煌繁露,渗透大千世界

□王淑丽

2016年9月18日,北京,一个灰白的早晨,雾霾尚未完全消散。刚刚结束中秋假日,恢复上班第一天,路路堵车,让人心里也难免添堵,可是,当我见到诗人王以培,听他朗诵了几句诗歌,心立刻就静下来,并豁然开朗:“双手合十,就合拢四方安静;黑黑的脸,刚游出黑夜的鱼。”/双手合十,身后红墙/就如一袭袈裟,披在你身上,/心也空,风也静。”

这就是王以培的诗,无论在何处,他一开口,时间就慢下来,时空就展开。这里是北京北面一个相对偏远的大玻璃房,里面回响着轻轻的音乐,绿色植物在秋天里仍慢慢生长,上面也隐约沾着“敦煌繁露”——大约是王以培常在这里写作的缘故……

王淑丽:近年来,经我之手,您就出版了长篇小说《烟村》、童话《布谷鸟》《小猫菜花》,还有翻译作品《兰波作品全集》。现在,您又在创作诗歌系列《敦煌繁露》,请您先介绍一下,这个系列都包含哪些作品,而这些作品之间的联系又是什么?一句话:您如何在短时间内,获得如此丰沛的灵感的呢?

王以培:佛经中有一种说法,叫“一种七收”,说在弥勒之世,农夫耕种一次,可以收获七次。我理解自己的创作也是如此。您看,这首诗是我刚写的,收录在将要出版的诗集《藏经洞》里,从没发表过——

一种七收
我只种了一,种了一个我
一个会飞会落、白翅红血的我
我知道自己前世是一只鹤
行于沙洲,止于林木
自从脚骨被做成骨笛
我的前世,就飞到你们之中
——不信你听:一种七收
空室回音回荡着长夜酝酿的诗歌
心血沁出的梅花在土中找到画眉鸟
栖息的枝头,树枝从碑文中生出
不生不灭,不开不落
只在文字的流动中,汲取冰魂玉魄

不好意思,我还沉浸在诗歌创作中,就先用诗歌回答您。通常,人们只看见“七”,也就是“收获”;其实诗歌的根本,是前面那个“一”字。我这“一种”就花了数十年,走了数十万公里,而这“一种”也是“一种”。简言之,就是找到自身的血脉,认清你属于她、她也属于你的那个“惟一”。

有了这个“一”,作品自然生长;尽管题材、内容各异,都源自同一根基。

王淑丽:那具体说来,这个“一”是什么?

王以培:对我来说,这个“一”有时是长江——我是在长江边走了十几年,终于有一天夜里,站在船头,船过瞿塘峡,满天星斗,我忽然发现原来长江正是一个弯弯曲曲的大写的“一”,一如睡莲的花茎,上面结满星星的莲子。而如今,我已暂别长江,回到我的敦煌,感觉自己的生命,就是“敦煌繁露”中的一滴。

王淑丽:怎么会是这样,您如何解释这样的变化?

王以培:有两种或两百种解释。如果按照“通灵者”的话说,万物有灵,你对世界的理解,不在物,在心。你心通长江,长江就注入你的血脉。而今,我的心又回到敦煌,敦煌石窟里的石人就冲我微笑,壁上飞天也不鼓而乐,发出鹤鸣鸟鸣……按佛性说,这就是“恍惚变幻,分身散体,或存或亡,能大能小,能圆能方……”昨日长江,今日敦煌;长江也会注入荒漠石窟,敦煌石窟也可高悬两岸青山上。其实,这两种或两百种说法都是一种,都是“一”,都是人心,都在人的觉悟与灵性。

第一部诗集《荒凉石窟·醉舟》,按照《诗

经》的篇幅写了305篇,以为可以了,还是觉得没写完;后来又写了《敦煌繁露》《立体几何》,托作家出版社的福,这两部诗集居然奇迹般地出版了,之后我还是觉得没写完;人生旅途还在继续,敦煌石窟就一直跟着我走——我坐在飞机上,机舱就是石窟;我坐在船舱里,船舱就是石窟,船头江水,仿佛沙漠。我是个教书的,从前站在讲台上,感觉自己像个船夫站在船头,脚蹬石头手扒沙,为儿为女为冤家。如今再进教室,常感觉自己误入敦煌石窟。石窟无处不在,敦煌已将我笼罩在她的辉煌中,我暗自感动,并虔心听写,为石人和飞天服务,为佛与祖先服务——他们时常在发出细微的声音,我只有用心听写。也许这就是所谓的“妙法莲花”,就像我在诗中说:

妙法莲花,莲花妙法,只在清晨,
万籁俱静时,从墙上现身,壁上现身;
我深知有什么隐藏于我的斗室之内,
我怀疑我的住所本身,
已是敦煌一隅,或石窟穹顶。

“敦煌繁露”系列中的所有诗歌,几乎都是一触即发、一气呵成的,完成之后也很少改动。我感觉,诗歌创作如有神助,就像神灵附体,或是你听见神灵召唤、祝福时,用心听写下来,这就是诗歌。

这是我听写理论。其实也不是什么理论,实践出真知。比如不久前,在从上海去多伦多的飞机上,我翻阅着敦煌画册,下面是大海,眼前的石窟壁画和窗外的云海连成一片,发出回声,我就写了《经书云海》,收在将要出版的诗集《藏经洞》中。

这些都是出乎我意料之外、思想之外的文字。我的确是从壁画中听写来的。我对敦煌研究院的所有画家、所有研究人员充满敬意,正是看着他们编订的画册、撰写的文字,我才慢慢回忆、放大并充实完善自己仅有的那么一点“敦煌记忆”;但是在我这里,每一尊石窟里的每一尊佛,连同他们的每一缕微笑和心思,每一幅壁画所呈现的梵天净土、飞天、金翅鸟,包括菩萨和九色鹿的心情,都是不确定的。因为不确定,所以包含未来、未知,也开启了崭新的创作空间——时间在这里是折叠或交织在一起的,空间也远超三维四维,比如:

我指着你就定下来
你再想想我们在哪儿见过?
想不起来了
好像是在初唐
三更天的马车
从宫殿到敦煌
是啊是啊,我们的初吻
不慎遗落在马车上

王淑丽:很奇妙,时空都被打破了,也许是您所追求的“立体几何”?

王以培:是的,在“敦煌繁露”系列作品中,诗集《立体几何》是我所偏爱的。“立体”就是“立体主义”的立体,我从毕加索和夏加尔等立体画派的画作中直接获取灵感,这是毫无疑问的。而“几何”在汉语诗歌中,自然让人想起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?”我这个系列,“敦煌繁露”也是立体的、超越时空的。

我还是1990年6月初,我在从敦煌回北京的火车上,认识了一位敦煌女画家,穿着一身灰,灰布衣,灰布裤子,一双黑布鞋,我跟她坐在同一截硬座车厢,而且面对面,她的眼睛清澈见底。认识她之后,她给我写过一些珍贵的书信,还来北京看我,但后来这个人忽然消失了,我至今不知是为什么,也不知此人的真实身份,她给了我深刻的启迪,影响了我一生。在《敦煌繁露》系列作品中,她好比良夜清霜,也是“繁露”的重要来源。尽管她日后忽然消失,但我至今对她充满敬意,充满思念与感激。

三

王淑丽:看来您和敦煌的确缘分不浅。我听说除了“听写”,您还有一套独特的“翻译”理论。

王以培:是的,也不是理论,还是实践,是创作实践。这也是从翻译兰波得来的体会。说出来不怕您笑话,我当时就在想,兰波我都翻译了,还有什么不能译的?这样一想,

我就开始“译”敦煌壁画;而日后在海上旅行,又开始“逐译”毕加索、夏加尔、米罗的画……

说是“翻译”或“逐译”,其实与前面说的“听写”并不矛盾,实为一体:通灵者早已实现“通感”,即看见声音,听见颜色,身心及各感官全然畅通,“听说读写译”浑然一体。

文学本来是个人的事。在创作上,我相信从来是个人的力量大于集体的。因为一个人只有在孤独绝望中,在悲伤苦难中,才能真正遇见祖先与神灵;与他们相通,并传达他们的心声。在我看来,这就是诗歌与文学。我承认,在当今时代,我是孤身一人,可在大千世界里,我有很多朋友,比如长江三峡每一座沉入江边的古镇,每一块岩石——鲤鱼石、青蛙石都是我的朋友,墓中的老人也是我的朋友。敦煌石窟中,历朝历代的石人,壁画中的飞天、菩萨都是我的朋友。我每天和他们在一起,孤也不独,独亦不孤,却总是思如泉涌。我很珍惜目前的状态,这是一种常态,一种修来的福。

王淑丽:您的“敦煌繁露”中“繁露”二字怎么解,是不是从董仲舒的《春秋繁露》中化来的?

王以培:是的。《春秋繁露》是汉代大儒董仲舒的杰作,他要传承的是儒家学说,认为自己的点滴思想只是“春秋繁露”。而在既,既然我的串串小诗都是敦煌所赐予,所以就叫《敦煌繁露》,献给祖先和孩子,也献给尊敬的读者。

最后,再献上几首诗吧,选自《敦煌繁露》中的《古经卷》:

(1)
被风吹落的叶子,古经卷中一页,
上面的牛还在耕地,其中的战士
还在出征远行,征衣在大漠飘扬,
如远远消失的旌旗。枯叶从古卷中坠落,
风沙迷住我的眼睛,却让我看清了远古,
悲苦中的极乐世界!

(2)
马匹从枯叶间散去,众人还聚在秋天
里。
战马嘶鸣,只因日蚀片刻,世界斗转星移——
墓碑生出嫩枝,石头结成石榴,
殷红的玛瑙从暗中开裂,
从前珍藏的黑暗黑夜颗粒都是殷红的籽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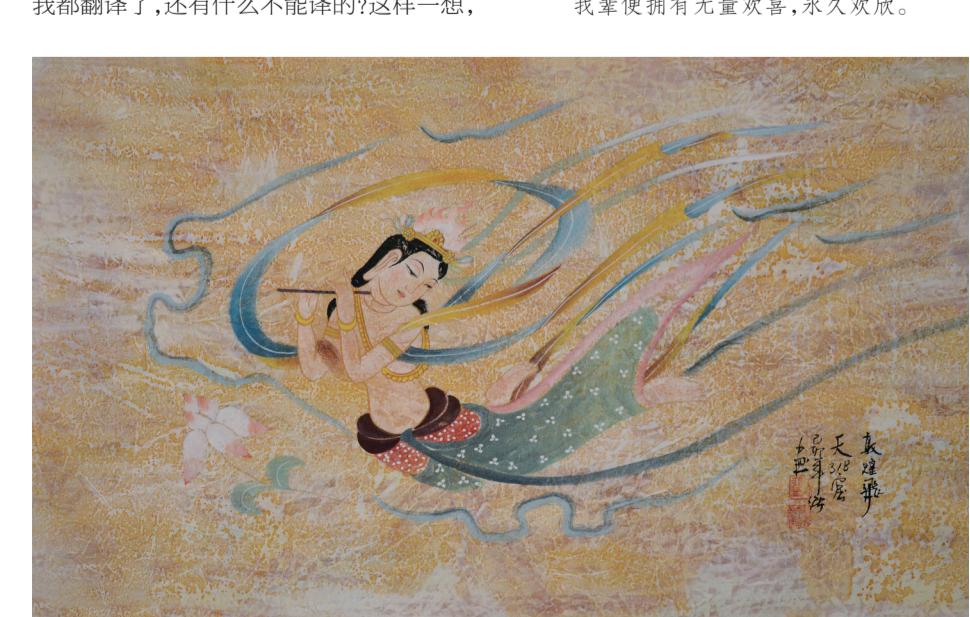
(3)
宋国夫人把宋国搁在马背上,晚唐留在
晚霞中,
独自出行,领着幻影的商旅,身后的丝绸
飘到前面,披在身上。驼铃埋进沙漠中,
你用心挖掘,就牵出一头骆驼。

(4)
洪水经过的地方,埋没了牛的足迹,
一行古文,一行诗句,在田里无法找寻。
只有鸿鹄飞过时,发现自己的身影;
翻耕泥土,下面藏着一个孩子的心情。

(5)
有时候,元素也会飞,当原因生出翅膀
和原理;
有时候,鹤鸣也安静,当它们落在一座
亭子上,
望穿秋水。而此刻,各种元素原因织成
一对漩涡,
一双在黑夜里沉沦而后睁开的眼睛。

(6)
不必询问,我没什么秘密,
只是将心里的苦楚酿成蜜。
不必询问,我没什么秘密,
只是双手合十,将莲心合于掌心。
没什么秘密,只是在石窟长夜,
觅得沃土金水,重塑苦难人生。

(7)
泥土在石窟里编织花环,
花朵在头顶四面盛开,
开遍每一道裂缝,每一个季节,
每一世人生。只因心存小小的善意,
我辈便拥有无量欢喜,永久欢欣。



敦煌飞天(第三百一十八窟)